

手抄本

经典

典藏系列

阁楼

手抄本

张宝瑞◎著

东方出版社

手抄本经典著作◎《东方007》开启中国当代悬疑小说之先◎京城怪杰为你演绎梅花党的传奇

◎当夜深人静的时刻，你翻开书，突然，门外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

『梅花党』之一

GeLori



手抄本

经典

典藏系列

阁楼

手抄本

张宝瑞◎著

东方出版社

『梅花党』之一

Getlo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阁楼/张宝瑞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12

ISBN 7-5060-2702-X

I. 阁… II. 张… III. 恐怖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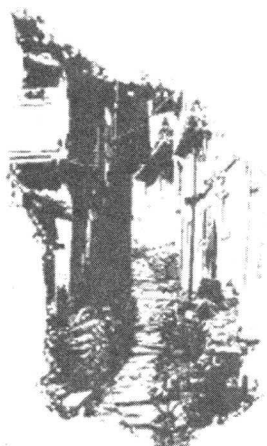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2798 号

阁 楼

作 者	张宝瑞
责任编辑	胡 萍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东方出版社 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书 号	ISBN 7-5060-2702-X
定 价	22.00 元
发行电话	010-65230553 65257256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目 录

第一章 午夜惊魂

001

阿才半夜尿急而醒,发现睡在身边的妈妈不见了……他还没反应过来,忽被一双大手捂住嘴,只觉一阵眩晕,阿才不省人事,昏迷过去……

第二章 陌生人乍现

007

阿才家附近,突然出现一个卖棉花糖的老头儿,那老头儿一边干活,一边东张西望,他冲阿才眨眼一笑,并诡秘地朝阿才招招手……

第三章 妈妈的隐私

019

阿才本能地充当起爸爸的耳目,警惕着妈妈与外界之间的交往。虽然阿才没有直接看到什么,但他还是隐约感觉到妈妈身上似乎藏有什么秘密……

第四章 神秘避难者

028

阿才从妈妈腋窝间隙中瞅一眼偏房的门,忽然发现,平时一直上锁的门竟打开了。难道刚才有谁从这门进出过……

034

第五章 窗外黑影

阿才在衣柜里发现一件以前从没见过的衣服，他正想向妈妈问个究竟，梅芳却把衣服夺了过去，阿才心想：妈妈她怎么啦……

046

第六章 街头女尸

阿才妈妈蹑手蹑脚地摸到客厅大门前，贴近门缝，刚瞧一眼，便发出一声怪叫，她看见了……

056

第七章 沉闷的晚餐

阿才心中的疑团像爆米花一样瞬间膨胀，他实在想不明白，往日对他遮遮掩掩的妈妈，今日为何这般……

061

第八章 不祥预感

忽然，阁楼方向传来一声阴阳怪气的猫叫，像是婴儿号哭，甚是悲凉，阿才不禁裹紧被子……

066

第九章 迷药棉花糖

阿才想起同学之间私下的传闻，说是那老头儿卖的棉花糖里有的含有一种药，这种药很厉害的，吃下去就会被人控制……

075

第十章 夜闯阁楼

阁楼的门虚掩着，裂出一道缝，一柱月光从门缝射进来，明晃晃的，好似霜刃，阿才很紧张，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第十一章 后院疑影

086

阿才联想到隔墙邻家院中的怪声以及自家阁楼后窗的疑迹,心中起了怀疑……

第十二章 一双黑脚

094

那双黑脚在阁楼地板上悄悄移动,谨慎而有章法,试探了一阵,那黑脚一步一步朝阿才躲藏的方向逼近……

第十三章 背后是谁

106

阿才的妈妈草草收拾好睡房卧具,正在换内衣时,忽然被人从身后抱住……

第十四章 死神光顾

126

阿才妈妈仔细一看,那张脸痛苦地扭曲着,她忽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十五章 奇怪的发现

133

阿才紧张地躲在墙根爬梯上,过了好一会儿才敢探头窥视,隔墙邻家的那一对老夫妻已经从暗井中搬出一小箱东西……

第十六章 阁楼乱响

144

楼上又传来一声更大的声音,阿才不禁往妈妈怀中躲去,阿才妈妈这回也真害怕了,莫非这楼真有鬼魂……

158

第十七章 恐怖惨叫声

这天夜里,阿才熟睡的时候,他家隔院那边发生了一件大事……

167

第十八章 咬人的疯子

疯子神出鬼没,忽东忽西,阿才的一位同学被疯子咬死了。被咬伤的儿童除了浑身红肿并伴有高烧妄语症状之外,还有一个令人恐惧的怪相:喜欢像老鼠一样趴着,嘴里吱吱叫……

176

第十九章 途中遇险

忽然,路队阵形大乱,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人从斜巷里飞蹿出来,他分开乱蓬蓬的长发,露出一双诡异的眼睛,然后,猛地伸出长满尖指甲的枯手……

195

第二十章 秘密难解

阿才从枕头下取出一支精致的钢笔把玩着,那是漂亮的喻老师寄存在他手中的……原来那是一支钢笔手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子弹头含有剧毒,只要伤及皮肤,足以使人当场毙命……

第一章 午夜惊魂

阿才半夜尿急而醒,发现睡在身边的妈妈不见了……他还没反应过来,忽被一双大手捂住嘴,只觉一阵眩晕,阿才不省人事,昏迷过去……

1

阿才从沉重的梦魇中挣脱出来,习惯性地伸手往妈妈睡卧的位置摸索。空的!他不由得只身坐起,使劲揉揉一双睡眼,低喊一声:“妈……”没有回音。

独坐在大床中央的阿才,好似一座孤岛。

有时候,他半夜尿急而醒,会发现他妈妈独自一人坐在厅室中央的圆桌旁,挑灯绣花。自从他父亲去新疆执行特殊任务后,妈妈就变得寡言,时常半夜起床做针线活。

阿才的父亲金鹏举是地质技术员,长期在野外工作。阿才自幼就习惯了父亲不在家的日子。两个月前,父亲奉命去新疆勘察一种用于国防工业的稀金属矿产资源,据说,要在新疆呆上很长一段时间。

阿才又喊了一声:“妈妈……”

依旧无人应答。

窗外,苍白的月光,空旷的夜,真是万籁俱寂。

阿才心里开始发慌:妈妈到哪里去了?

阿才壮着胆子故意干咳一声,给自己打气,然后跳下床,大动作地弄出声响,朝卧房门口方向摸去。

阿才正要伸手拉开通往厅堂的门,忽听“吱呀”一声,一片明晃晃

的月光涌了进来，门豁然洞开——自动开的。阿才心脏一缩，呆若木鸡，不过，他很快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因为他想起了爸爸的话：“娃儿，胆大才有出息！”

客厅空无一人。

圆桌上的煤油灯，火苗在左右摇曳，像是不安地寻找一种依靠。

灯光下，一件未完工的绣品凌乱地堆在桌上，其中一角已经耷拉在桌角下方，沉沉欲坠的样子。

忽然，阿才好像听见头顶上方有异常响动，间杂着另一种奇怪的声音，类似呻吟，可是当他侧耳细听时，那声息却悄然消失了。

厅堂上方是阁楼，在厅室隔壁的侧房里，有窄梯通往小阁楼。据说，那侧房从前往过一位远房表亲，后来突然暴死在里面，从此以后，那房便空置起来，平日里总锁着。从外往里窥探，里面黑蒙蒙的，似乎透出一股阴气。那是解放后头几年的事，那时，阿才还没有出生呢。

阿才曾经听邻居老人暗中谈起他家侧房的事，说那是鬼屋。阿才也问过妈妈是否有这事，妈妈申斥说：“胡说，别相信他们乱摆划。”

头顶上又响了一下。阿才慌乱了，高喊一声：“梅芳……”他喊起了妈妈的名字。平时，阿才要是生气就会故意直呼妈妈的名字，但是此时，他是为了替自己壮胆，故作生气状，试图证明自己的无畏和勇敢。

话音刚出，他就顿生悔意，因为据说，半夜三更更不能直呼人名的，要是野鬼听到，那被呼的人可能会倒霉。仿佛是为了保护妈妈，阿才故意用力跺了一下脚，企图吓退他想象可能潜藏在附近的野鬼。或许是这一脚动作太大，桌上的煤油灯竟然灭了。

一片黑暗，倏地由八方压迫过来，紧紧地攫住他的身心。他试图镇定的时候，忽见墙上贴着一个奇怪的大黑影，更恐怖的是，背后竟有动静。

糟糕，阿才顿觉背后一片冰凉，像是顶着一把霜刃。他心想，莫非真遇见了鬼怪。

他猛然想起，圆桌下面有一个抽屉，其中放着一支铜制仿真手枪，那是爸爸给他的玩具，爸爸曾告诉过他，恶魔鬼怪最怕枪。

想到这里，阿才有了主意。他沉住气，悄悄朝前迈了半步，接近桌子，暗中打开抽屉，摸到手枪，顿感力量倍增，猛抓起来，虽觉比以往沉重，但他还是利索地用双手合握起来，抬手，转身，一气呵成，闭眼对准

目标，紧张之中，竟扣紧扳机，不料那手枪竟噗地发出一声闷响，他还来不及明白咋回事，忽然被一双大手合围住，一只手拍掉他的枪，另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只觉一阵晕眩，阿才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2

如果将时光倒退二十几年，返回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阿才所居住的这一带居民区，曾被日本鬼子的轰炸机炸得乱七八糟。在这片土地下面，曾经有无数无辜受害者的冤魂被断梁瓦砾压得连做夜游野鬼的能力也没有。

当年大轰炸过后的第一个周年忌日，幸存下来的当地百姓，专门从五台山请来一个皓首白眉、银须飘拂、修炼精深的大道士前来为众亡灵做一个大型集体超度仪式，让那些惨死在日寇炸弹之下百姓的破碎灵魂能够一一弥合，各自寻往通向来生的圆满之路。

那是一个极其壮观的大道场，据当地的老人回忆说，光是用来作为祭祀用的祭礼就数以百计。

据说，超度仪式开始之际，大道士开启天目洞察地下亡灵时，发现其中混杂一恶鬼之魂，那人生前系汉奸特务，正是他发信号招引来日军轰炸机，他大概没想到他的日本主子只想最后用他这一次，也把他给一块儿炸了。

大道士当时口中念念有词：“罪孽啊罪孽。”本来，超度亡灵是不分贵贱善恶的，即是给众亡灵梳理通往来生之路，本就不应计较其生前所作所为。但那道士有感于众多幸存者切肤之痛，暗自决定，绝不宽恕那个为虎作伥的汉奸败类。他使了一个道法，将那恶鬼囚禁在地下，令他永世不得翻身。据说，施法后，大道士抬手朝远处一挥，便将那囚禁恶鬼大锁头的钥匙掷往戴山方向。

仪式之后的第二天，大道士忽然猝死在床上，他是无疾而终。

有人说，大道士那么做是触犯了上苍的某条规矩，从而导致丧命，他是为了正义之理而不惜冒犯千年陈规。看来，老天爷定下的规矩中也有不近人情之处。

传说，那恶鬼就被幽禁在方圆不到两尺的囚笼中。本来，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件惊动一时的大事件，或许这个恶鬼就将一直被

幽禁下去。

那件惊动一时的事件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大头目戴笠坠机身亡。那是一个大雨天，字为雨农的人间大恶魔戴笠所乘坐的飞机，一头撞在重庆附近的戴山上。这个事件充满了因果报应的宿命色彩——雨农戴笠大雨天撞死在戴山上。

后来民间暗中传出这样一种说法：说那人间恶魔戴笠撞机身亡变成鬼后，他那一双透着邪恶目光的眼睛一下发现了当年大道士扔在戴山上的钥匙，戴笠拾起钥匙放在手中掂了掂，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东西，凭感觉，他找到那汉奸恶鬼的囚禁地。见过那汉奸恶鬼之后，戴笠知道，总有一天，那恶鬼可以再利用。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溃逃之前，大肆疯狂迫害进步人士。已经沦为鬼魅的戴笠，不忘为旧主效劳，他取出钥匙，跟那汉奸恶鬼达成协议，要那恶鬼骚扰善良百姓，在重庆城增添恐怖气氛。

据说，那段时间里，有许多善良百姓莫名其妙地死在家中。

按照时间推算，阿才的那位远房亲戚就是那阵子暴死在阁楼上的。

这段有关鬼魂的传说，阿才并不知道。大人们不愿告诉像他这么小的孩儿。

3

阿才醒来的时候，看见妈妈坐在床头。

梅芳一脸忧色：“娃儿，你已经睡了三天三夜！”

阿才想说话，梅芳连忙用手指锁住他的唇间，示意他莫作声。梅芳说：“你瞧，前几天夜里你又在客厅乱撒尿。”梅芳的意思是，阿才的梦游症又发作了。

阿才本来想说那天夜里发生的事，听妈妈这么暗示，他自己心里也犯嘀咕：难道自己真的犯病了？可他一想到那些情景的细节，不禁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妈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才听说，梦游是一种病，而且还不是是一种普通病。据说，重庆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位学医的大学生来到这家医院实习，医院里有解剖室，这位学生曾在这里解剖实习过，他患有梦游

症,不过,外人不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有他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知道。

这位学生进这医院实习后不久,医院解剖室就开始发生怪事,那些日子里,上解剖课的教师发现,那些用来作教学用具的尸体身上都有被咬的痕迹,有的时候,尸体身上的肉甚至被咬了下来。这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一时间,医院内外都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这家医院出现了食尸鬼,这种鬼专吃死人肉,吃完死人肉,身上的阴气就特别足,作起祟来十分厉害,捉鬼的法师们对这种食尸鬼最为头疼,因为他太难对付了。据说,有位法师应施主之邀前去施法欲捉这种鬼时,非但没把鬼捉住,反而差一点将自己的老命搭进去,险些成为冤死鬼。

尸体被咬的事情接连发生几天之后,谣言愈传愈厉害,医院内外人心惶惶,有些住院病人吓得连忙转院。这件事给医院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医院保卫处的干部们经过一番调查,断定这种事情都是发生在三更半夜,但是究竟肇事者是谁,保卫干部们不知道,他们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敢知道,因为,那谣言传得太可怕了,说是那种食尸鬼有这样的本领,张嘴一吸,能把十几米范围内活人的阳气都吸干。

当地公安部门被惊动了,于是,选派出一位胆大无比、机智过人的刑警专家连同一班训练有素的公安战士组成一个特别小组,前往医院解剖室附近趁夜色在暗中设岗,准备擒拿那专啃死尸的肇事者。

经过连续几个晚上的蹲守,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这个特别小组等到了那个肇事者的出现。

很奇怪,那个肇事者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他竟大大咧咧地从口袋中掏出钥匙堂而皇之地从后门进去。

为了摸清真相,公安战士们在刑警专家的带领下悄悄地从不同方向围上去。

只见那个肇事者进了解剖室之后,不慌不忙地从福尔马林池中拖出尸体,放在池边的活动床上,像品尝什么美味似的,先用鼻子在尸体四周闻了闻,然后再低头张嘴啃咬……

刑警专家一声令下,其他公安战士拉动枪栓纷纷围了上去,大喊:“举起手来!”

那个看上去无比大胆的肇事者,听到周围一片吆喝,竟然吓得当

场就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刑警专家上前一摸，那人竟断气了。

那个肇事者原来是在梦游状态中啃食尸体的，他被公安战士喊声惊醒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做了一件极可怕的事，他被自己的行为吓死了。

阿才听了这个可怕的故事，心里很不安，但他听完妈妈的话，也就没那么惊慌了。

梅芳说，那个故事仅仅是故事而已，现实中并没有那么一回事，都是那些整天无事可做的人在喝茶摆龙门阵时瞎编出来的鬼话而已。梅芳要阿才不要相信那些鬼话。其实，那并不是什么捕风捉影的谣言，梦游者咬死尸的事的确发生过，梅芳这么安慰阿才，实在是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心理上出现问题。

4

阿才家南临街道大路，西靠小巷窄径；进了大客厅，北屋是主卧房，东屋是小单间，西边是一排靠小巷的偏房；偏房又长又窄，分为两部分，靠南的那间空置着，靠北的部分是厨房；偏房与主卧房之间有一小过道；过道的尽头是一扇通往后院的门；后院原来很大，早已被一堵墙隔成两半，阿才家的这一半占地较小，这里面有原因，说来话长，要追溯到解放前夕。

阿才现在的住房是原来梅家大宅院的一部分，梅芳是家中独女，阿才的外公也是独苗。人口少，房子大，未免显得太多余，后来，因为急需用钱，阿才的外公便将后院的一大部分卖给了一个商人。

后院虽小，也有茅房和杂物间，墙角堆着一些花盆，里面种有花花草草，隔墙不高，垫着椅子就能探头看到隔院。

隔院住着一对老夫妻，瘦老头白发苍苍，经常捧着书半躺在摇椅上看破旧发黄的书，又矮又胖的老太太整天追着一群鸡跑来跑去，每当她发现阿才趴在墙头窥探，老太太总要拉下脸叱呵：“娃儿，快下去，看什么看，小心跌倒摔惨了哭都来不及！”每逢此景，在一旁看书的老头总不吱声，连眼皮也不抬一下，一直翻自己的书。

这个院里还住着一个老哑巴，但很少露脸，平时总关在门口边的小房子中。阿才始终没了解到这个哑巴的真实身份。

第二章 陌生人乍现

阿才家附近,突然出现一个卖棉花糖的老头儿,那老头儿一边干活,一边东张西望,他冲阿才眨眼一笑,并诡秘地朝阿才招招手……

5

傍晚时分,班主任前来造访。班主任教语文,名字叫喻秀,二十岁左右,她长着一张漂亮的苹果脸,两条辫子又细又长,走起路来,辫子末端的蝴蝶结左右晃动,宛如一对嬉耍中的蝴蝶。阿才不仅喜欢喻秀老师的模样,也爱听她唱歌,她的歌唱得可好听了,那是因为嗓音实在甜美,喻老师说话都像唱歌,阿才最爱听她的课。

班主任迈进客厅的时候,阿才正待起床吃饭。梅芳说要把饭菜放在托盘内一起端到床头让阿才靠床头吃,阿才自从升入三年级以后,凡事就喜欢自己动手。刚才一听见外面传来喻老师的声音,阿才就一骨碌儿翻下床。

梅芳耳尖,听见阿才的动静,连忙返回阿才身边,让他坐在床沿上。

“哟,小旗手,身体怎么啦?”喻老师甜美悦耳的嗓音,春风一般飘进阿才的心坎儿,说话间,她已经进了阿才睡觉的房间。

随同喻老师来的还有一位身体健壮的大男人,那人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球鞋。喻老师介绍说,他是学校新来的体育教师——田老师。

阿才已经念到四年级了,他是学校的升旗手。他连续三天没上学,连校长都关心起他来了。

对阿才老师的来访,梅芳显得有些慌乱,家中平日鲜有来客,梅芳

本来就不善于与外人打交道。班主任虽说不是生人,但也较少上门,一般来说,平时班主任登门造访关注的对象,不是顽皮滋事的捣蛋鬼,就是体弱多病的病号生,阿才既不属于前一类,也不划归后一拨。他这连续几天不上学,真让老师放不下心。

听梅芳介绍说阿才得了梦游症,喻老师用一种疑惑不解的目光看着身边的田教师。

“哦,梦游呀,我小时候也有过,有时半夜迷迷糊糊就起来了,东屋看看,西屋瞧瞧,再到厨房找吃的,吃得满嘴油乎乎的,也不知道擦干净消灭劣迹,又若无其事地上床蒙头大睡。大人们以为家里藏着一只大老鼠,就往墙角四周投耗子药,好长一段时间,我父母就是没想到,原来他们想逮的大耗子就睡在他们的被窝中。”田老师一席风趣而略带自嘲的话,一时间把大家都逗乐了。

阿才刚看见喻秀老师身边的田老师时,心中还有某种抵触情绪。因为,看上去,他的模样有点像以前的体育教师刘公吉。那个刘公吉呀,整天就爱缠着喻老师,好像想跟喻老师交朋友,班上的同学们,尤其是男同学,个个心里都是一百个不同意。背地里,同学们管那个体育老师叫流公鸡——很流氓的公鸡!

喻老师拉着梅芳的手,像小姐妹似的跟阿才的妈妈拉家常,后来她又分出一只手轻轻抚摸阿才的头:“好好休息,快一点恢复健康,回到学校,你还是升旗手。”她说话的口气像是要告辞。

阿才心想,我本来就没有什么病,也不知怎的,就睡了三天三夜。好几回,他都想跟喻老师说那天半夜的事,每一次都看见妈妈略带不安的目光,他只好一次又一次缩回舌头。他想早一天回学校上课。为了表示自己没多大的事,他“扑通”一下跳下床。

“咳,你这娃儿,你还没有好哪!”妈妈像是责备阿才。

喻老师也说:“阿才同学,你爸不在家,要多听妈妈话。”

阿才心里暗叹一声:“咳,你们大人都这么说话!”他悄悄也一眼田老师,发现他正朝自己眨巴一下眼睛,这个小动作让阿才觉得,这个新来的体育教师真的很有趣。

刚才,在喻老师与梅芳说话期间,阿才注意到田老师好几次饶有兴趣地四周打量他家的环境,那种神情酷似一位不爱听课的学生在上一堂枯燥无味的课时,四处张望寻求兴趣点。

妈妈送老师出门时,阿才悄悄下床走到卧室门后探望他们外出的背影。他本来想看喻老师长辫上的蝴蝶结,却撞见那落在最后面的田老师在快出客厅时,好奇地往带有阁楼的侧房多看了几眼。

阿才不禁“嘘”一声,试图引起田老师注意:“别东张西望,有人在监视你呢!”

田老师猛然回头,将食指竖在自己的唇间,那意思好像说:“别吱声,保密。”

保什么密呀?阿才觉得这个体育老师真逗。

当天夜里,阿才就闹着要上学。

“娃儿,你病还没好,再请假歇几天吧。”梅芳轻轻抚摸阿才的脸,她似乎对阿才有些不放心。

“妈妈,我没病。”阿才昂起头,倔强地说。

“娃儿,听话。”

阿才见妈妈有些不悦,不再大声顶嘴,他嘟哝道:“我就是想上学,就想上学,我要上学。”其实,他惦记着升旗手的位置。

梅芳见拗不过这个人小鬼大、身上有一股橡皮一样韧性的儿子,就只好答应。她嘱咐阿才,别把梦游时的幻境当真事说给旁人听,免得人家笑话。梅芳显得郑重其事。

阿才抬眼看了一下妈妈的表情,心里嘀咕,我真是梦游了吗?

6

第二天上午,阿才一早就赶到学校,他想参加升旗仪式。上学的路上,他一直在琢磨:作为一个升旗手,自己的动作会不会变生疏了。

直到升旗仪式开始时,他才发现,他的位置被别人顶替了。虽然学校少先队部的辅导员告诉他,过些日子再恢复他的位置,阿才还是闷闷不乐。

他闷闷不乐是因为那场半夜梦游或者半夜怪事害得他整整三天没去上学。

早晨重新进校门的时候,他觉得仿佛好久没有上学了。看见同学们翻开课本上的新课,阿才觉得自己落后了一大截,同时也变得很笨了。缺课可真不是一件好事,他想。

整个上午,阿才都闷闷不乐。

喻老师以为阿才还没有病愈,关切地问他:“你是不是还有点不舒服?要不然,下午就别来了。”这时刚上完第四节课。

“那不行!”阿才心里想,他善解人意地冲喻老师笑一笑,仿佛为了表示自己身体没事,拔腿朝操场一角的沙坑跑去,临近沙坑时,他向前弹跳而起,飞身跳往沙坑。当他倒进沙坑的时候,发现昨天去过他家的那位体育老师正在沙坑旁边清理碎石块。阿才这才想起,下午有体育课。

田老师朝他招招手:“来,帮帮我。”阿才已经注意到,田老师的普通话讲得非常好,他觉得,由田老师口中说出的普通话跟收音机里的播音员相比,一点也不差。

一般说来,同学们要是听到老师要寻求帮助,都会乐得屁颠儿屁颠儿地争先恐后。阿才当然也不例外。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田老师边问边低头捡拾碎石子,像是顺便拉呱儿。

“我就知道你会提这问题!”阿才刚好从沙盘中抠出一只造型很奇怪的小瓶子,像是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自己的意外收获,他下意识地做出一种掩饰动作。

“嘿,小家伙,你还挺会说话的。”田老师觉得,这个面目清秀、身体略显单薄的小男生似乎有点大人味。他觉察到阿才的小动作,于是又追问一句:“你捡到什么了?”

阿才心想,这个老师眼睛怎么这么厉害,像侦探似的!阿才觉得,既然田老师都看到了,就让他看呗。他站了起来,将手抬起伸到田老师跟前,手掌一张开,呈现出一只葫芦状的白瓷瓶。

“这也要充公吗?”阿才很担心,如果捡到的是钱,他理所当然应该交公的。

田老师仔细端详一番小瓶子,再看看四周,依旧将东西还给阿才:“藏好,别弄丢了,这可能是一件小宝贝。告诉你,我小时候曾经捡过一个铜碗,后来,大人发现它是一件老古董,我妈妈把它卖了,换回不少的钱。”

“多少钱?”阿才很好奇。

“一袋面。”

“一袋面?什么面?担担面?”阿才觉得有点费解。